

019
8

東南大學叢書

古書讀校法

陳鐘凡編述



441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續第一版

(04507 淡粉)

東南大學 古書讀校法

油版粉報紙 定價國幣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編述者 陳 鐘

王慶白

發行人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陳 鐘 王慶白

印 刷 所 商 务 印 書 館

五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名 地

古書讀校法目次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|
| 二 | 古書之體制 | 一五 |
| 三 | 古書之類別 | 二八 |
| 四 | 論讀古書之指趣 | 二八 |
| 五 | 論讀書之方法 | 二八 |
| 六 | 別真偽 | 二八 |
| 七 | 識條徑 | 二八 |
| 八 | 明詁訓 | 二八 |
| 九 | 辨章句 | 二八 |
| 十 | 考故實 | 二八 |
| 十一 | 通條理 | 二八 |
| 十二 | 治經宜知家法 | 二八 |
| 十三 | 治史應詳察事實 | 二八 |
| 十四 | 讀書識校法 | 二八 |
| 十五 | 用款 | 二八 |

治諸子應知流別

六

論校書方法

1

辨次部類

2

整齊雜語

3

蒐輯遺佚

4

鑒別僞書

5

辨訂傳說

6

是正錯悟

7

比較同異

8

闡創通義例

一

古書文鑒原

二

尋圖

古書讀校法

書，既識讀，至於繙書，則與子更同義。姑對讀，則審矣。其勢實
難融會辨其說，則尚苦於百益而首奏典，夜善好告曰。其大以殊文字音與。千夏賛三秦對而以
「自古」敘例。亦昔「昔」曰「武氏。」一卷人以是而圖子，良圖空立意。且七幾皆不四故。
其辭云。自古至昔，武氏官卦，盛恭時文，詳奉官爵。一水要文，執基，餘不姑專。解曰。
許慎說文解字曰。商曰。春臘答也。猶外肆之諸聲也。張集敬又曰。交「箸」於竹帛謂之書。書者，如也。
皆劉熙釋名「書曰。庶也。紀庶物也。六亦言著也。」著之簡紙，永不滅也。」釋書物是以文字繁
於簡紙，用以紀事載言者，並謂之書。而此說秦藏籍諱至於晚近四庫所庋藏，私家所著錄，統得
名爲布書。蓋其卷帙繁縝，門類廣博，辭義奧衍，篇端殘脫，加以今古異文，筆注異說，叙述出
入，是非殼然，慮非士人之勤所能舉治。茲編第述其籀釋之途徑，以資讀之。
文法而已。下試更就校讀之界說。唐之李陽冰曰。本朴因並非。本朴木之。蓋當
賈王裁說文解字注解，「讀、籀書也。」義有部曰。籀「籀」籀、籀書也。一讀也。籀聲韻而互訓。
傳曰。文王之讀，籀也。古通。史記。籀史配右室。金匱之書。籀亦作紩。籀繹其義，至於無窮，是之謂讀。籀。籀之辭曰籀。謂籀釋易義而爲之也。籀
傳。籀傳十七以上。籀。籀說籀者九千字，乃得爲使。皇朝謂其父。籀。籀說。秦太史公傳。更記曰。秦始皇讀高祖漢功臣太史公曰。力矣。然更詮繢列封臣使侯太史公傳。秦太史公傳。蓋其說。

曰：「余讀謨紀。」曰：「太史公讀春秋歷謨焉。」曰：「太史公讀秦記。」皆謂其事以作表也。漢儒注經，斷其章句爲讀。如周禮注、「鄭司農讀火絕之」，是也。擬其音曰讀。凡言讀如、讀若皆是也。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。凡言讀爲、讀曰、皆是也。所誦習曰讀。禮記注、「周朝文王之德」，博士讀爲「厥亂勤甯王之德」，是也。諷誦亦爲讀。如禮言「讀賈」，「讀書」，「是也」。諷誦亦可云讀，而讀之義不止於諷誦。諷誦止得其文辭，讀乃得其義蘊。」
（言部讀下注）校訓木母，（母字或誤爲田今本作囚並非）本橫木之稱。讎校本字。蓋當作推。說文「推、敲擊也。」廣雅釋詁「推擊也。」古籍之文，凡義涉比覈窮究者，恆由聲義引申。蓋旁舉深據，以期核實也。崔交同部，故假校爲推。較爲校別。作較亦同。是猶推舉或作較舉。揚推亦作揚較也。並附錄劉君說。讎校者。劉向別傳曰，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析，若駕案相對，故曰讎也。」御覽六百十八引餘杭章君（炳麟太炎）國故論衡曰：「校莫審於商頌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古篇於周太師，以邢爲首。考父爲人，三命茲益恭，故託始於邢。其輯之亂曰：『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，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』先聖之傳恭，猶不敢專，稱曰『自古』。」古曰「在昔」，昔曰「先民」。恭人以是訓國子，見刪定之意。孔子錄詩有四始。雅頌各得其所，刪尚書爲百篇而首堯典，亦善校者已。其次比核文字者興。子夏讀三豕渡河以爲己亥。劉向父子總治七略，入者出之，出者入之，窮其原始，極其短長，即與正考父、孔子何異。辨次衆本，定異書，理謬亂，至於穀齊可寫，復與子夏同流。故校讎之業廣矣。其後實

府皆有圖書、亦時編次。獨王儉近劉氏。在野有阮孝緒頗復出入。自隋以降、書府失實守。校讎之事、職在世儒。其間若顏師古定五經、宋祁、曾鞏理書籍、足以審定遺文、令民不惑。斯所謂上選者。然於目錄、徒能部次甲乙、略記梗概、其去二劉之風遠矣。」（明解詁上）據段、章兩家之說、則讀非僅飄誦其文辭、亦且紹繹其義蘊。校非僅以審正謬奪爲功。且當考訂篇章、編次部類、方足盡校讎之能事。校讎之道、豈易言哉。

昔孔子言：「博學於文、約之以禮。」子夏言：「日知其所無、月無忘其所能。」孟子曰：「不以文害辭、不以辭害志、以意逆志、斯爲得之。」又曰：「頌其詩、讀其書、不知其人可乎、是以論其世也。」是並先民言讀書之要義也。至荀卿著書、首言勸學。漢儒集錄、學記成篇。嗣是儒者論學之言、散見羣籍者、尤不可更僕數。清周永年先正讀書訣所輯、未足盡其什一也。清張之洞勸學中之博約篇、及其輜軒語、於修學之方、亦多論列。茲編言讀校、封域互殊、體制固不必從同也。

徵之遠西、希臘戴木克尼（Democritus）著書、頗注意學者知識增進、及心力發達兩端、實彼土言讀書之先導。中世霍普斯（Hobbes）與人論學、亦嘗以泛觀無得、爲學者戒。詩人密爾敦（Milton）力反其說、謂修學固以博涉羣書爲始事也。顧此說有可議者、苟讀書不加采擇、不別部居、漫羨雜陳、雖多奚益。蓋不顧讀法者不可與言治學矣。嗣約漢洛克（John Locke）著理解力教導篇、學者稱之。其論讀書曰：「研覽篇章、首當識著書者意義之所在、次當審慎

其議論之當否。」一言並精當。又曰：「欲理解他人學術，當離其文辭，而稽其旨趣。」一尤能根據心理原則以立言。又謂：「讀書多則積理自富，此世俗誤誤之談也。貪多不求理解，祇見其爲知識之障礙耳。」斯言尤徵卓識。其門人泰瑞氏（Newton）著書，題曰心之開發。兼分二部、一言修學之方、一言教學之道。封域稍寬。言修學又別講習、觀察、討論等篇。主慎擇書籍、繩密研尋。至略無疑滯。此讀書之要道也。然於鑒別之法，亦未嘗言。特以對世人之著述漫本加察，妄施淺薄之批評爲不可耳。近世西人 Whipple, George V. N. Franck M. 東人加藤龍澤拂政之著述，於讀書法各有論列。綜其所陳，不外說節省學者之精力時間。而大增進其知識。開發其能力。補助其記憶。使得明確之思想。蓋昆於修學方面綦詳。於慎選書籍之遺言，極略。則乃讀書法之一部，未足盡其大全。校讎之術，更未嘗道及隻字。視茲編所述，並不侔矣。

樸諺之術，雖殊。並以古書爲其對象。故本篇首言古書之體制。次述古書之類別。次述讀書之要旨。章讀書之方法。終論校書之途徑及其利病。諸所稱引，限於見聞、闕失補苴、釋詁考索。章兩漢文體。據蕭何傳與漢賦文體。亦即所謂其通解。對舉於以秦玉策等爲例。且當參漢代諸土壤告。然後目於毛氏傳大中。都如劉氏。其法二漢文固當矣。一（細說語文）無論之。一述古書之體制。道韻古字。宋元。晉有賦書詩。以漢文對文。宋元不論。中國古代之古籍。或鏤之金石甲骨。或著之竹木。或書於紙帛。自唐宋以後。刊板印刷之傳。

始行。其間變易至多，體制亦至繁復，或約分三期述之。古器物文字，則商周爲第一期，書籍之體制，有圖書、卦文、篆籀、金石文字等。（參照《金石錄》）秦漢六朝爲第二期。（參照《漢書》）唐宋以降爲第三期。

史記封禪書，荀子仲尼曰：「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。」而夷吾所記者，十有一焉。齊史桓譚新論：「泰山之上有刻石，凡千八百餘處，而可識者七十二。」

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引韓詩：「自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，仲尼觀之，不能盡識。」又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韓詩外傳：「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，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。不得而數者萬數也。」

穉天子傳：「天子觀泰山之上，乃爲銘疏於元圃之基，以賜後世。」又曰：「發已葬於泰山之山，容成氏之所守，山阿平無隄，因微車繩，先王謂之冊府。」（古文卷二）

按封禪刻石，用以紀功述德，昭告神祇，此中國最古之紀載，考古家所視若先玉之冊府者，管仲孔子上徵古紀，咸取資焉。厥後周官石鼓，秦人刻石，並拔樹立碑之種舉。而大設禮，保傳言「素成胎教之道、書之玉版」，素問言、「著之玉版，每旦讀之，名曰玉機。」玉者石之精英，便於執持誦誦，又後世石經之所昉矣。此古代傳契之體，猶昔年有客游秦中，見人掘地得古玉版，有漆畫古字，大數寸，兩面書之，謬其來，是趙人上秦之某王者。是古代上書亦用玉版也。

金鑄金。

周官「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。凡大約劑書於宗彝。小約劑書於丹圖。」是古方土
鄭玄注、「劑謂卷書。大約劑、邦國約也。書於六廟之六彝，欲神監焉。小約劑、萬民約
劑也。」丹圖未聞。或有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，與春秋傳曰：「斐豹錄也，著於丹書。」今俗語有
鐵券丹書，豈此舊典之遺言？又「職金，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，饗諸侯亦如之。」墨子魯
問：「鏤之於金石，以爲銘於鐘鼎，傳遺後世子孫。」「古文
意林引太公金匱稱太公曰：「黃帝云予在民上，搖搖恐夕不至朝。故金人三鑄其日。慎言
語也。」

說苑敬慎篇、引黃帝金人之背銘金人於泰山風景山面北，而背南燒香，十載人。不樹而達
周書大聚篇、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，別陰陽之利，水土之宜，命曰大聚。武王乃召昆吾
冶而銘之金版。」

按古代鑄金，大者著於宗彝，小者書於丹圖，鄭玄謂丹圖爲丹書，當即職金文之金版也。漢
世博有黃帝盤盂，是宗彝之制，起原較古。後此孔甲盤杼之戒，成湯日新之規，皆是物也。
金版之制，見於周書周官。莊子亦有「金版六弢」之說。（徐無鬼）厥後鄭人鑄刑書，（左
傳昭六年）晉人鑄刑鼎，（昭二十九年傳）皆治金鑄文之明徵。古羅馬人定律，亦銅鑄之、

可相例也。

(丙) 甲骨。

一言齊、諺卦。

詩大雅頤云：「爰始爰謀、爰契我龜。」鄭箋：「契、開也。」孫詒讓曰：「開刻義同，」是知契刻、有施之龜甲者。

周禮「華氏掌供燐契以待卜事。凡卜以明火熱燐，遂斂其燐契以授卜師。」杜子春注：「燐，謂所爇灼龜之木也。契，謂契龜之鑿也。」鄭玄謂「士喪禮曰、楚椁置於燐、楚椁卽契、所用灼龜也。燐謂以契柱燐火而吹之也。契既然以授卜師、用作龜也。」孫詒讓曰：「杜意燐爲灼龜木、別有燐龜之器、謂之契、蓋以金爲之、若鑽鑿之類。釋名釋書契、契、刻也。契卽槧之假字。蓋契龜之槧、亦所以鑽刻、故直謂之契也。依杜義灼龜用燐、鑽龜用契、燐鑽不同物。鄭則謂鑽卽用灼木、二義不同。以史記龜策傳攷之、則鑽與灼、燐、自是二事。故太卜先鄭注亦謂先鑽後燐、敍次甚明。但燐契則燐爲灼龜之木。竊意龜卜所用有金契、有木契。金契用以鑽鑿、木契卽楚椁、用以蒸灼。以二者皆刻削其耑、使燐就、故同謂之契、質則異物也。杜鄭偏據一隅、故滋淆悟。」

按孫杜鄭兩說、知開龜有金契木契之殊、金契用以鑽鑿、木契用以然灼、兩者異物、固矣。其說至精。其證明古人契龜之事亦至確。所見牛骨龜甲、凡有灼處、（多在裏不在表）皆鑽作三角小坎、取其得火易灼。其坎有頗深者、非木契所能攻。契有二種、自不可易。清光緒

二十五年河北安陽洹水之南、捨半得大龜甲甚夥、率有文字、與金文及說文或合或離。其論者考洹水之南、據真矣。竹書紀年則盤庚之故都、卽所謂殷墟也。考其記識、備載其時王廟號、自太甲至武丁諸世、及其相臣伊尹。其爲殷代遺物、信而有徵、則又古代書籍之一種矣。

尚古書籍、大別金、石、甲骨三種。依社會進化之次序、刻石當在鍛金之前。而刻石之中、初逕刻於巖崖、後漸製爲玉版。猶之鍛金者、初鑄文字於鼎彝、後乃改製金版也。至龜甲所刻、大抵命龜之辭、或占驗之兆、亦間有紀事者。(見舊契菁華)當時帝系、都邑、祀禮、實名、亦十存八九、爲史官所掌、殆無疑義。則此並非古書籍體制也。

第二期書籍之體制。(不以金為本、蓋以金鑄文、昔樂毅之諫、縣治等皆用金版。)「甲」竹簡。(不以竹為本、蓋以竹簡為主、漢文書、蓋以金鑄文、昔樂毅之諫、縣治等皆用金版。)「乙」竹簡。(不以竹為本、蓋以竹簡為主、漢文書、蓋以金鑄文、昔樂毅之諫、縣治等皆用金版。)「丙」竹簡。(不以竹為本、蓋以竹簡為主、漢文書、蓋以金鑄文、昔樂毅之諫、縣治等皆用金版。)

爾雅釋器「簡謂之畢」(畢、策、冊、卷也)。《漢文書》「子雲賦曰、繁縝密縹、楚辭說文「册符、命也。諸侯進於王者也。象其札箋長一矩、中有三編之形相」(冊部)「簡、牒也。篇、書箋符箋也。」(竹部)

廣雅釋器「策謂之簡。」(策、策、卷也)「秀、闕也。」(慕、蕪也)「一、兩、候、同也。」(釋名釋書契、「簡書、編也。」)

西點衡量知篇「截竹爲簡、破以爲牒。」

段玉裁說文解字注、「簡，竹爲之。牘、木爲之。牒札其通語也。釋器曰、凡「簡謂之墨」學記云、「呻其佔畢」，一是也。等者，齊簡也。編者，次簡也。」又曰、「鄭引鈞命訣「易詩書禮樂春秋，策皆長一尺四寸。孝經謙，半之，一尺二寸。論語八寸。尺二寸者三分居二，又謙焉。」（按聘禮左傳序正義引鄭注此節作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二又謙焉）鄭注尚書云：「三十字一簡之文。」服注左傳云：「古文篆書，一簡八審。」漢志「劉向以古文校今文尚書，古文簡有二十五字者，木有二十二字者。」是簡之長短不同，字數不同也。」大朱曰葉，小朱曰尺，曰紙。釋名一引。

或謂竹簡之說令人懷疑，北地無竹，何由取之？近世西陲出漢人遺簡，亦有木無竹，其木以松柏科某材充之也。（日人後藤朝考之甚詳）不知昔黃帝嘗居身毒之國，（見王先謙校水經注引海內經）使

自大夏之西，采竹爲十紙律。身毒今印度斯坦，地熱產竹。非澧鎬洛汭之比也。是不待

篤薄，固著諸禹貢，尚世間已遠采之域外矣。至簡、冊、笞、舉。同以竹爲之。單執「札」之簡。合編諸簡謂之冊。字通作策。廣雅以簡詰策。蔡邕謂「策爲簡」，（獨斷）同實異名，得互訓也。周制六經之策，長無過三尺四寸，此桓寬鹽鐵論所謂「二尺四寸之律，古今一也。」漢書杜周傳注引孟康言：「以三尺竹簡書法律，則舉成數言之耳。」孔穎達、顏、李唐、朱山。」（呂后）「具，刻畫，牒，契也。」

(乙)木板。「大漆糊之葉。」

（《爾雅釋器》、「大版謂之業。」）

疏說文「版、片也。牘、書版也。牒、札也。」（片部）「札、牒也。栎、棲也。槧、牘、牘木也。」（木部）「通書板。」上以三尺首簡，下以牘木，一限畢論衡知量篇，一斷木爲槧，柵之爲版。刀加刮削，乃成奏牘。」（尺四寸）張氏東壁賦金段玉裁說文解字注：「牘專用於書者，然則周禮之版，禮經之方皆牘也。」小宰注曰：「版，戶籍也。」正法曰：「版其人名籍也。」聘禮注曰：「方，版也。」木部云：「木，宰注曰：「形若今之木笏，但不挫其角，謂之版。」

（《周易》）

又曰：「司馬貞言：『牒，朴木札也。』」按厚者爲牘，薄者爲牒，牒之言葉也。葉也。」

又曰：「牒札」二字互訓，長大者曰槧，薄小者曰札，曰牒。釋名「札，櫛也。編之爲櫛，而齒相比也。」司馬相如傳「上令尚書給筆札。」師古曰：「札木簡之薄小者也。」

又曰：「櫛棱」二字互訓。爻以竹八觚，應當作櫛。順劭曰：「觚八棱有櫛者。」通俗文

謂木西方爲棱，八棱爲觚。」按通俗文所言之，若渾言之，則急就奇觚，謂四方版也。」

上密槧及版、牘、札、牒，並以木爲之。其長大者爲槧，厚者爲牘，薄小者爲牒，爲札。牘與槧又有精粗之別焉。版之大者謂之槧，四方者謂之棱，八棱爲觚。其名至櫛，段氏分別言之，漸矣。故詳辨之。柳子厚集卷之二漢人書志就篇，木簡乃是三觚。見王氏攷釋第一卷三

言。又王氏攷漢人書倉頡篇亦以簡之簡。(一卷二頁)則漢簡以三觚爲率，故曰奇觚耳。段氏爲四方版，非確論也。按冊簡方版、竹木異製，而禮記中庸混言「文武之道，布在方冊」，蓋析言之則異，通言之則同。然儀禮聘禮記言：「百名以上書於冊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」。杜預左傳序言：「大事書於策，小事簡牘而已。」則方策又視事由小大，字數多寡而異其用。此周秦以前古書之體制也。

第三期書籍之體制

(甲)帛素。

墨子魯問「書於竹帛」

漢書藝文志「詩凡三百石韻，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諷誦，不獨任竹帛故也」。杜預左傳序言：「風俗通『劉向典校書籍，皆先書竹，爲易刊定。可繕寫者，以上素也。今東觀書竹素。』」(玉海四十二引文選注)

章學誠文史通義篇卷篇曰：「向歆著錄，多以篇卷爲計。大約篇從竹簡，卷從練卷，因物定名，無他義也。而練素爲書，後於竹簡，故周秦稱篇，入漢始有卷也。第彼時竹素並行，而各篇必有起訖，卷無起訖之稱，往往因篇以爲之卷。故漢志所著幾篇，卽後出幾卷，其大較也。」

按竹帛之稱，始見墨子，其起原當作春秋之末。而論語言：「子張書諸紳」，則練帛之施，

不始戰國。特當時其用未廣耳。至漢志著錄羣書、篇卷雜稱，其時兩者並行，可概見矣。

(乙) 紙。

釋名「紙，砥也。謂平滑如研石也。」研，指其因紙以銳之者。研好亦潤滑也。始出張服虔通俗文曰：「一方絮曰紙。」絮，竹簡，姑臥素絲絮，人皆取之。故謂紙亦有絮也。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，其用縹帛者謂之爲紙。縹貴而簡重，並不便於人。倫乃造意用樹膚、麻頭、及敝布、魚網以爲紙。元興元年，奏上之，帝善其能。自是莫不用焉。故天下咸稱蔡侯紙。舊書以土名也。今市場書皆用。初學記「古者以縹帛依書長短，隨事裁之，名曰幡紙。故其字從系。貧者無之，或用蒲寫書，則路溫穿蒲是也。至後漢和帝元興中，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剗（斬截）作紙，故其字從巾。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，其中部云，紙今帛，則其字從巾之謂也。」（見漢記及五經晉書）

按紙雖作於後漢，而漢書儒林傳言：「董卓移郿之際，吏民擾亂，自辟雍、東觀、蘭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鴻都諸藏，典策文章，競其割散，入其縹帛圖書，大則連爲帷蓋，小乃製爲縢囊，皆及王允所收而西者，裁七十餘乘。」（儒林傳後）見當時紙之爲用仍不廣，縹帛者是其舊也。今西陲出奇簡札，其用紙者大不過二三寸，其書跡在魏晉以後。（漢皆木簡）至李柏（西城長史）書乃用大幅，是微當時得紙之不易矣。易，一月。明鄭注以二年之說。又曰：隋唐以。

朱丙子石經。

後漢書儒林傳「漢人既殊，其高名壽士多坐流廢官，後遂至忿爭，互相言告。亦有私行金貨、定蘭臺奏書金字，以合其私文。熹平四年，靈帝乃詔諸儒、正定五經，刊於石碑，爲古文、篆、隸、三體書法，以相參證，樹之學門，使天下咸取則焉。」

王應麟困學紀聞「石經有七。漢熹平則蔡邕、魏正始則鄧轉、晉裴頤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。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。中興高廟御書。」

按漢人憲賄改經文之弊、刻石寫經、所以勑成定本、垂示來學，則後世雕版之弊端也。蓋王氏所稱古今石經有七、晉裴頤蓋爲之而未成、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水經注諸書無舊晉石經者，豈頤爲之而未成耶）實僅六刻。合之清蔣衡所書、（見馮登府石經補考）乃得七數也。夫紙帛之用、視方策輕省、楮墨之事、亦被筆削簡易。至製石勒經、取便臨摹、則與雕版精行、功效無別。此春秋之末訖漢唐間書籍之體制也。

第四期書籍之體制

陸深河汾燕閒錄「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一月日、勅廢像造經、悉令雕造。」

敦煌石室書錄「大隋永陀羅尼本經、正面左有施主李和順十行。右有王文沼雕版一行。衆太平興國五年、翻雕隋本。」